

中国现代

小说

名家名作原版库

春蚕

茅盾 著

春蚕

茅盾著

茅盾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春蚕

茅盾

据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三年初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2.00元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份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编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本》，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啰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

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

茅盾 (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

茅盾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他在本世纪初便致力于文学革命，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大量的高质作品丰富了中国小说的人物画廊。茅盾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创始者，他以科学的世界观谛视社会、思考社会，以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熔铸生活、再现生活，在深刻的社会基础上，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并在某些本质上昭示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发展趋势。他的小说不愧是一面时代的镜子。茅盾长于宏大的构思，长于心理描写，他的艺术感受十分敏锐，语言也丰富细腻，不愧是一代小说巨匠。193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小说创作的成熟标志，也是他创作的顶峰。这部小说是五四以来「第一部具有宏大而复杂的现代结构」的长篇小说，奠定了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茅盾的小说，除《子夜》外，代表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虹》、《蚀》、《霜叶红于二月花》以及短篇《林家铺子》和《春蚕》等。

《春蚕》由开明书店出版，初版时间是1933年5月。收小说八篇，跋一篇，读者自可去读，不必预先噜嗦了。

书 目

- 一、鲁迅：《呐喊》
- 二、扬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十四、冰 心：《超人》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十六、柔 石：《二月》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十八、沙 汀：《兽道》

十九、艾 芜：《南行记》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二十五、徐 汙：《鬼恋》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三十、张爱玲：《传奇》

目 录

春蚕	一
秋收	二六
小巫	五六
林家铺子	七二
右第二章	一一五
喜剧	一三九
光明到来的时候	一五〇
神的灭亡	一六一
跋	七三

春蚕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拉，拉，额角上有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的有点儿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真是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

倒影。那拳头模样的桠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还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蚕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谁又能够未卜先知？

「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绿叶儿，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廿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像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能做得；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像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

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像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老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为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得过长毛的横财。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巧撞着一个巡路的小长毛，当时没法，只好杀了他，——这是一个「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青，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算不得「败家相」；……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

瓜当饭吃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

呜！呜，呜，呜，——

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河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见。老通宝向来是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他从没见过洋鬼子，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见过洋鬼子：红眉毛，绿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铤都被鬼子骗去了。」老通宝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不过八九岁，——现在他所记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都是听来的，可是他想起了「铜铤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这句话，就仿佛看见了老陈老爷搔着胡子摇头的神气。

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钞，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诉他：朝代又改了，新

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镇去看见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们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骗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

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茧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钱；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贵上十多块钱。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儿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说，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们，末了只好让步。现在他家里有的三张蚕种，就是土种两张，洋种一张。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说，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乌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浑身躁热起来了。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几下，站起来回家去。

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偶而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那边远远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三代的村坊，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起了白的炊烟。

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到田塍上，转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绿的桑树。忽然那边田里跳跃着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远远地就喊道：

「阿爹！妈等你吃中饭呢！」

「哦——」

老通宝知道是孙子小宝，随口应着，还是望着那一片桑林。才只得「清明」边，桑叶尖儿就抽得那么小指头儿似的，他一生就只见过两次。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该可以采多少茧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拨还一些。

小宝也已经跑到他阿爹的身边了，也仰着脸看那绿绒似的桑拳头；忽然他跳起来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

老通宝的皱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他把手放在小宝的「和尚头」上摩着，他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

一一

天气继续暖和，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桑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模样的嫩叶，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么大了。老通宝他们那村庄四周的桑林似乎长得更好。远望去像一片绿锦平铺在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上。「希望」在老通宝和一般农民们的心理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强大。蚕事的动员令也在各方面发动了。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这些女人和孩子们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从今年开春起，他们都只吃个半饱，他们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在他们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差。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像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叮叮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这些女人中间也就有老通宝的媳妇四大娘和那个十二岁的小宝。这娘儿两个已经洗好了那些「团扁」和「蚕簪」，〔二〕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撩起布衫角揩脸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们今年也看（养）洋种么？」

小溪对岸的一群女人中间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隔溪喊过来了。四大娘认得是隔溪的对门邻舍陆福庆的妹子六宝。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

〔一〕这是老通宝所在那一带乡村里关于「蚕事」的一种歌谣式的成语。所谓「削口」是方言，指桑叶抽发如指，「清明削口」谓清明边桑叶已抽放如许大也。「看」亦是方言，意同「伺」或「育」。全句谓清明边桑叶开绽，则熟年可卜，故蚕妇拍手而喜。

〔二〕老通宝乡里称那圆桌面那样大极像一个盘的竹器为「团扁」；又一种略小而底部编成六角形网状的，称为「簪」，方音读如「踏」；蚕初收蚁时，在「簪」中养育，呼为「蚕簪」，那是糊了纸的，这种纸通称「糊簪纸」。

了起来：

「不要来问我！阿爹做主呢！——小宝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们听得笑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壮健的小伙子正从对岸的陆家稻场上走过，跑到溪边，跨上了那横在溪面用四根木头并排做成的锥形的「桥。」四大娘一眼看见，就丢开了「洋种」问题，高声喊道：

「多多弟！来帮我搬东西罢！这些扁，浸湿了，就像死狗一样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开口，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扁」，湿漉漉地顶在头上，却空着一双手，划桨似的荡着，就走了。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高兴，所以只顶了五六只「团扁」去，却空着一双手。那些女人们看着他戴了那特别大簪帽似的一叠「扁」，裹着腰，学镇上女人的样子走着，又都笑起来了。老通宝家紧邻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边笑，一边回头去叫道：

「喂，多多头！回来！也替我带一点儿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转眼间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头上的「团扁」放在廊檐口。

「那么，叫你一声干儿子！」